

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旅行指南：随心游世界盲盒 第一辑-迷踪

作者：澳大利亚LonelyPlanet公司

总目录

[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黔东南](#)
[耶路撒冷](#)
[清迈和清莱](#)
[奥斯陆](#)
[南宁和崇左](#)
[爱丁堡](#)
[斯洛文尼亚](#)
[西西里岛](#)
[那不勒斯及周边](#)
[了解不丹](#)
[美国66号公路自驾](#)
[洛阳到安阳](#)
[了解南极](#)
[了解伊朗](#)
[海南环岛自驾](#)
[新西兰北岛](#)
[丹麦](#)
[了解印度](#)
[渥太华](#)
[塔希提](#)
[京都](#)
[洛杉矶](#)
[圣彼得堡及周边](#)
[西藏-318国道](#)
[芽庄和芽庄周边](#)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海岸自驾](#)

目录

[今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历史](#)

[古代](#)

[希腊人和马加比家族、罗马人和基督徒](#)

[穆斯林和十字军](#)

[奥斯曼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

[独立和大灾难](#)

[战争和恐怖主义](#)

[奥斯陆时代](#)

[新千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民](#)

[犹太人](#)

[穆斯林](#)

[基督徒](#)

[德鲁兹人](#)

[撒玛利亚人](#)

[地区美食](#)

[吃什么](#)

[犹太洁食和清真食品](#)

[安息日食物](#)

[节庆食物](#)

[去哪儿吃喝](#)

[日常生活](#)

[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人](#)

[政府和政治](#)

[以色列政体](#)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Hamas 是什么？](#)

[宗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艺术](#)

[文学](#)

[音乐](#)

[戏剧](#)

[视觉艺术](#)

[电影](#)

[环境](#)

[栖息地和动物](#)

[野花](#)

[水，所有生命的源头](#)

[湿地保护](#)

[死海真的快“死”了吗？](#)

[发展这把双刃剑](#)

[返回总目录](#)

今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位于中东地区最根深蒂固的冲突中心，人们很难不想起这件事。但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拉马拉和纳布卢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都在继续。当街道上充斥着声音、气味和灵魂时，人们可以看到这片地区在分裂和冲突之外的一面。像那些住在这里的人一样看待这里吧，把它当成家。

以色列人口：902万

巴勒斯坦人口：1270万

（包括在外的难民和侨民）

每平方公里人中数



展望和平

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在5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双方又在2012年再起争端，并在2014年、2018年直到今日，都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这期间的各种冲突包括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带的封锁、持续的占领、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和哈马斯对与以色列和解的坚决反对，并伴随着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断抗议和以色列军方的军事打击。巴以冲突未给双方带来什么真正的益处，以色列还为此蒙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旅游业遭到重创，而加沙地带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变得更糟糕，重建工作艰巨。

以色列现在不管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国际舆论方面，都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而且很可能会与哈马斯一起接受来自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因死亡和破坏变得越发激进，温和派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全盛时期，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的乐观情绪十分普遍。但如今，经过多年来来自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的自杀式袭击、火箭弹袭击和渗透隧道，以及宗教激进主义者对摧毁以色列的不断呼吁，许多以色列人对实现真正和平的可能性感到悲观，并对新的、可能有风险的举措持谨慎态度。201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60%的人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已不可能。

在巴以冲突之后，各种因素对许多巴勒斯坦人的评估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其中包括继续建造定居点、以色列军队暴行、每天在检查站受到的羞辱以及以色列政治中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有一件事已经变得很清楚：公众对妥协和平的乐观态度一旦消失，就很难重新点燃。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近突然公开改口，抛弃了他在竞选期间支持的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他关于消灭巴勒斯坦国的发言，使得他和美国以及许多国家产生了分歧。但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的做法，又使两国关系重回亲密。内塔尼亚胡在2015年3月赢得了他的第4个任期，还宣布他最新的右翼联合政府将继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虽然一直支持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但似乎没有实质性的举措。阿巴斯已经努力让巴勒斯坦被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承认，并要求国际社会为以色列的占领设定期限。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互相的反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相互的仇恨转化为零星的暴力行为，其规律性令人恐慌。右翼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而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本土，巴勒斯坦人将其领导人视为以色列占领中的共犯，并为此感到愤怒，而以色列占领如今已经超过了50年。

“代价袭击”

约旦河西岸强势的犹太移民将1967年的六日战争当作一个奇迹，证明自己生活在弥赛亚时代，并将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和2005年撤出加沙的举动视作背叛。从2008年开始，他们就有人使用暴力来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某些政策，如反对以色列法院裁定定居点违法的决议。这些“代价袭击”（price tag, tag mechir）包括破坏清真寺、打砸巴勒斯坦人的车窗玻璃、向巴勒斯坦地区开火、砍掉橄榄树，最近还蓄意袭击教堂和骚扰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神职人员。

“代价袭击”的激进分子并不回避通过威胁和暴力手段来对抗以色列犹太人同胞，而且还多次破坏左翼人士的住所，用石头袭击以色列警察，蓄意破坏以色列国防军的车辆和装备。

“代价袭击”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山顶青年”（Hilltop Youth），他们是第二代移民，相信哈拉卡（Halacha，犹太教律法）要优于以色列国会实施的任何法律或者以色列法院的任何判决，并把自己当作坚定的爱国者和自我牺牲的英雄。

最佳影片

《萨利赫》（Sallah Shabbati, 1964年）讽刺了20世纪50年代临时难民营中的移民生活。

《我的军中情人》（Yossi & Jagger, 2002年）两名帅气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之间的隐秘恋情。

《奥马尔》（Omar, 2013年）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的惊悚片和爱情片，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约旦河西岸。

《公寓》（The Flat, 2011年）一位电影人审视自己的德裔犹太人根源。

《不再是陌生人》（Strangers No More, 2010年）关于特拉维夫南部一家小学接收难民儿童的纪录片。

《珍贵人生》（Precious Life, 2010年）加沙地带的父母为孩子争取以色列医疗权利的故事。

最佳出版物

《以色列：圣地之光》（萨拉·克察夫著，刘杉杉译）以大量图片及艺术品照片配合精炼的说明文字，阐述了以色列文明的发展历程。

《耶路撒冷三千年》（西蒙·蒙蒂菲奥里著，张倩红、马丹静译）依年代顺序，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

《以色列人：特殊国土上的普通人》（唐娜·罗森塔尔著，徐文晓、程伟民译）以中立的态度展示既关心战争和冲突，也关心证券和经济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的生活。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劳伦斯·里斯著，刘爽译）通过大量实例，描述犹太民族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最后的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崛起和统治》（The Last Palestinian: The Rise and Reign of Mahmud Abbas, 格兰特·拉姆利、阿米尔·蒂本著，2017年）关于这位巴勒斯坦领袖的未经授权的传记，节奏很好。

《犹大》（Judas, 阿摩司·奥兹著，2014年）一个揭开1959~1960年耶路撒冷分裂真相的成长故事。

历史

自人类文明伊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一地区就已有人类居住和争夺了。统治这一地区的各个帝国和王国的漫长历史，读起来就像一部西方和中东的名人录：这里来过埃及人和迦南人、以色列人和腓力斯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十字军（还有短暂来过的蒙古人）、奥斯曼人和英国人。他们的抱负和愚昧都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遗迹，供今天的旅行者探索。

古代

约2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在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8000年——比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稍晚一些，杰里科（Jericho）等地的古人的谋生方式就已经从狩猎转变为生产粮食和驯化动物。

公元前3000年，这一地区被半游牧的部落占据。到公元前2000年后期，城市中心已经开始出现，埃及文献清晰地记录了法老对这一地区的重要影响力。约公元前1800年，据信亚伯拉罕（Abraham）率领自己的游牧部落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来到了《圣经》中称为迦南（Canaan）的地方，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已有迦南部落居住。后来由于干旱和作物歉收，亚伯拉罕的后代被迫迁徙到埃及。据《圣经》的描述，摩西带领他们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在大约公元前1250年返回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与迦南人和腓力斯人（Philistine）的冲突促使以色列人放弃了原来松散的部落制，在扫罗王（King Saul，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10年）及其继任者大卫王（King David）和所罗门王（King Solomon）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

神话和历史在耶路撒冷金色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下面的巨石中相会。这块巨石最初是太阳神和其他异教神灵的祭坛，被犹太人称作世界基石（Stone of Foundation），传说这里是宇宙开始和亚当（Adam）诞生的地方。据说，这里也是亚伯拉罕准备献祭自己的儿子以撒（Isaac）的地方。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在此建造了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作为犹太人宗教祭祀的中心。

在所罗门王的统治（公元前965年至公元前928年）结束后，犹太人进入了分裂和周期性被征服的时代。两个敌对的国家开始形成：一个是以色列王国，占据着如今的约旦河西岸北部和加利利；另外一个是在南方的犹大王国（Kingdom of Judah），首都就在耶路撒冷。亚述（Assyria）国王萨拉贡二世（Sargon II，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705年在位）在公元前720年摧毁以色列王国之后，10个北方部落自此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即便到了今日，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声称自己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后代）。

除《圣经》以外，以色列最早被记载在麦伦普塔赫石碑（公元前1230年）上。石碑保存于埃及博物馆，歌颂了麦伦普塔赫（Merneptah）法老的胜利：“迦南臣服，亚实基伦被征服，以色列惨遭蹂躏。”

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攻占耶路撒冷，摧毁了第一圣殿，并将犹大王国的居民流放到巴比伦（今伊拉克）。50年后，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Cyrus II）击败了新巴比伦王国，并准许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地。他们立刻开始修建第二圣殿，后者在公元前516年建成并祝圣。

以色列的别名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土地以别名众多闻名。在希伯来圣经中，用迦南、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和犹大王国（Yehudah）称呼这片土地；罗马人使用犹太行省（Provincia Iudaea），公元135年后将其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而在阿拉伯文献中，则以Al Sham称呼叙利亚，用Filastin称呼巴勒斯坦。此外，圣地（拉丁语为“Terra Sancta”）和巴勒斯坦则被记载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典籍中。

希腊人和马加比家族、罗马人和基督徒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在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后，他的将军之一托勒密（Ptolemy）宣称埃及为他的领土，这一统治一直持续到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时期。托勒密还控制了以色列地，但在公元前200年，亚历山大另一位将军建立的塞琉西王朝（Seleucids）开始统治这一地区。

希腊化时代（这一说法主要是因为塞琉西王朝的希腊血统和他们推崇的奥林匹亚众神）的主要事件是撒都该人（Sadducees；主要为都市和上流社会中的犹太人，他们对希腊文化和高雅的希腊生活方式抱有开放的态度）和拒绝希腊化的法利赛人（Pharisees）之间的冲突。当塞琉西的国王安条克四世伊彼凡尼（Antiochus IV Epiphanes）下令禁止献祭、安息日和割礼后，犹太人在犹太·马加比（Judah Maccabee）的领导下爆发起义，他们使用游击战术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重修了圣殿。

由马加比家族建立的哈斯摩王朝（Hasmoneans）成了罗马帝国对抗极具进攻性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s）的缓冲地带，帕提亚帝国位于今天的伊朗。但哈斯摩王朝的内斗使得罗马帝国在公元前63年控制了这里。罗马有时通过一位行政长官直接统治罗马犹太行省（Judea，也拼作Judaea或Iudaea），其中最著名的是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不过他们更喜欢强有力的代理统治者，如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在位），他下令启动了许多大型工程，包括对圣殿的扩建。

1世纪，罗马犹太行省的局势十分动荡，尤其是在公元26年至29年，拿撒勒的耶稣开始传道活动。紧张态势在公元66年到达顶点，犹太人发动了反抗罗马人的犹太人大起义（Great Jewish Revolt），又称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First Jewish-Roman War）。4年后，未来的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镇压了叛乱，并摧毁了第二圣殿，只留下了圣殿的外墙，即今天的西墙（哭墙）。梅察达（Masada）在公元73年陷落，结束了犹太人延续近2000年的政权。然而，尽管被驱逐出了耶路撒冷，仍有大量犹太人留在了以色列地的其他地方。

以色列人称移民到以色列为“aliyah”，来源于希伯来语词根“升华”；而从以色列迁居到其他国家有时会被嘲笑为“yeridah”（堕落）。

在约瑟夫斯·弗拉维奥（Josephus Flavius）完成《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一书的60年后，他投靠的罗马帝国经历了另一场犹太人大起义。132~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由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Kochba）领导，他的游击队以死海附近的山洞作为根据地，部分犹太人将其视为弥赛亚（Messiah）。在哈德良（Hadrian）的领导下，罗马人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将犹太行省的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去。

成功镇压起义之后，哈德良试图清除犹太主义和任何犹太人独立的苗头：朱庇特雕像和哈德良自己的雕像被供奉在圣殿中，犹太人被禁止在开普吞林那（Aelia Capitolina，他为耶路撒冷起的新名字）生活，而罗马的犹太行省则以腓力斯人为名，被重新命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力斯人是有迈锡尼（Mycenaean）希腊起源的沿海居民，已与犹太人势不两立1000多年。

随着圣殿被毁以及《律法书》（Torah）中规定的复杂的动物献祭仪式被暂停，犹太人的宗教生活陷于停滞状态。为了努力适应新环境，犹太智者在罗马巴勒斯坦和加利利周边创办了学院，开始将犹太教的重心转向祷告和教堂礼拜，犹太人祷告时面朝耶路撒冷（今天仍是如此）。今天的“拉比犹太教”（Rabbinic Judaism）几乎全部遵循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智者制定的教义、戒律和判例。

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据相关学者估计，在犹太教徒应遵守的613条戒律中，只有270条可以在没有神职人员和动物献祭的情况下进行。

在耶稣受难（一些专家认为发生在公元33年）之后的几年里，认为他是弥赛亚和不这么认为的犹太人还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但在《福音书》（Gospels）成书时期（1世纪末），神学和政治分歧开始出现，两个群体分道扬镳。从那时起，基督教的好斗分子开始反对犹太教信仰，摆脱弱者的地位——当时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是非法的，而这一点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被当成了反犹太主义的借口。

直到313年，基督教才被罗马帝国全面认可。罗马帝国颁布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全面赦免了先前被迫害的宗教，其中就包括基督教。之后不久，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开始认同并修建与耶稣生平有关的建筑。许多重要的基督教遗址，包括位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罗马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继承者拜占庭帝国从4世纪起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直到7世纪。在此期间，这里发生过3次起义：一次由加利利的犹太人领导，两次由撒玛利亚人（Samaritan）领导。但从贝特谢安（Beit

She'an)和加利利现存的拜占庭时期建造的许多著名犹太会堂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非常繁荣,大部分地方都是和平的。

611年,波斯入侵,占领了耶路撒冷,摧毁了教堂,并抢走了真十字架(True Cross)。拜占庭在628年恢复统治——不过没有维持长久。

提图斯凯旋门

公元82年,罗马人为纪念提图斯皇帝在犹太行省的苦战中获胜,在罗马兴建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凯旋门(Arch of Titus),紧邻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凯旋门矗立至今,其雕带上描绘了一支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抢夺战利品(包括一个七枝灯台)的罗马军队。在建成超过17个世纪之后,提图斯凯旋门启发了巴黎凯旋门的设计。

穆斯林和十字军

伊斯兰和阿拉伯文明在636~638年进入巴勒斯坦,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任继承者哈里发奥马尔(Caliph Omar)从拜占庭手中夺得了耶路撒冷。那时先知穆罕默德才去世6年,他的追随者们最初面向耶路撒冷祈祷;在624年,他们被指示面向麦加。

刚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把圣殿山(Al Haram Ash Sharif)当成圣地,他们相信这里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瞻仰天国荣光的地方。在《古兰经》中,这次登霄被描述为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而穆斯林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正是因为这样,耶路撒冷被认为是逊尼派穆斯林的第三座圣城(排在麦加和麦地那之后)。

圣殿山在拜占庭时代被废弃,而奥马尔的继任者在上面修建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Al Aqsa Mosque)。犹太人再次被允许在耶路撒冷定居。尽管后来许多基督徒改宗成了穆斯林,开始讲阿拉伯语,但由于基督教被尊为伊斯兰教的先驱,之前的圣殿都被保留了下来。

奥马尔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个著名的承诺,“人员、财产、教堂和信仰的安全”会得到保障。这一承诺一直持续到了1009年,那时精神失常的法蒂玛王朝(Fatimid)哈里发Al Haakin摧毁了许多教堂,并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

1071年之前,基督徒仍然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圣地朝圣。1071年,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了耶路撒冷,政治动荡导致来这里比较困难而且往往很危险。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号召十字军去耶稣受难的地方恢复基督教。十字军出征时,塞尔柱帝国已被法蒂玛王朝取代,后者很乐意重新开放朝圣之路,然而为时已晚。1099年,十字军击败了耶路撒冷守军,屠杀了城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杀戮持续了200年。

黎巴嫩作家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所著的《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讲述了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看法,可读性极高。

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欧洲封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国家甚至被阿拉伯史学家认为是繁荣且管理有效的。第一任耶路撒冷国王为鲍德温一世(Baldwin I, 1100~1118年在位),他认为自己恢复了《圣经》中大卫的王国,圣诞节的时候在大卫的家乡伯利恒(Bethlehem)为自己加冕。

1187年,库尔德穆斯林将军萨拉丁(Saladin/Salah ad Din)在加利利的哈丁角(Horns of Hattin, Arbel附近)击败了一支十字军,夺回了耶路撒冷。即使是萨拉丁的敌人也承认他的俘虏受到了体面的对待,他还因休战协议——这对十字军的首领来说是不可能——受到尊重。

最终,随着阿卡(Akko)的失陷,最后一支十字军在1291年离开了中东,但他们的血腥行为将被永远记住。1917年,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成了萨拉丁那场胜利后的第一个基督教统治者,他宣称:“十字军东征现在结束了。”

神秘的犹太教

在西班牙著名的中世纪犹太社区，思想家主要是关注科学和医学的理性哲学家。1492年，西班牙的基督教统治者驱逐了管辖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引发了理想主义者无法解答的信仰危机（此次驱逐看似无理，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却由此得到了犹太人留下的巨额资产）。因此，犹太人发展出了一些神秘的新理论来解释厄运降临的原因。这种神秘的新理论源于加利利的山顶城镇采法特（Tsfat），许多杰出的西班牙拉比在那里安家落户。最著名的是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伊扎克·吕里亚（Yitzhak Luria, 1534~1572年），他拓展了原来被称为卡巴拉（Kabbalah, 发音为kah-bah-lah）的神秘理论，从而解决了犹太人被驱逐后萦绕于心的困扰。

吕里亚的卡巴拉（意为“接收”）灵感源于13世纪的《光明篇》（Zohar），但他的改进和创新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犹太教教义的一部分。吕里亚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助手记录了其思想的精髓。吕里亚称，为了创造世界，“无限”（Eyn-Sof）会被破坏，从而为“创世”留出空间。结果是，“神圣之光”的火花从初始的位置落下，冒着被用于邪恶目的的风险。他认为，通过执行613条戒律（摩西十诫以及另外603条戒律），犹太人可以恢复“神圣之光”，并修复“无限”。这种神秘主义方式让犹太人重新解读他们因被西班牙驱逐、受到宗教审判以及后来遭遇迫害所导致的恐惧，因为它声称世界本恶。这也指导他们自省以建立更高层次的精神意识，并在此过程中“修复世界”。

奥斯曼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人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帝国，其国土覆盖了今天的巴尔干半岛、中东和北非。1516年，巴勒斯坦也成了这个帝国的领土。20年后，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年在位）修建了耶路撒冷旧城的城墙。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400年里，大多数时候巴勒斯坦都只是帕夏们（pasha）管理的一潭死水，他们更关心税收而不是良好的治理。

巴勒斯坦缺乏合理的管理折射出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一过程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其他势力开始介入巴勒斯坦，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欧后拿破仑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东欧的大屠杀。少数犹太人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如加利利的城镇Peki'in），还有一些虔诚的犹太人无论政治环境是否允许都选择迁入这里，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农业聚居地有组织地移民是从1882年开始——因为类似的原因，也门的犹太人也在同一年开始往这里迁移。这被称为第一次大迁移（First Aliya, 希伯来语，意思是向以色列地迁移；“aliya”的字面意思是“上去”）。随后，1903年发生了第二次大迁移，包括大量年轻人和世俗的社会主义者。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属于保守的正统派群体，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感兴趣，而且生活在犹太教的4座圣城：希伯伦、采法特、太巴列和耶路撒冷（犹太人在1850年前后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人口）。

1896年，在布达佩斯出生的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受到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Alfred Dreyfus）冤案的影响（德莱弗斯上尉被法国军事法庭判间谍罪），意识到犹太人没有自治权就永远不会获得平等和公民权利，之后写成《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来阐述他的思想。第二年，他在瑞士的巴塞尔（Basel）召开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的犹太人（他们中许多人是世俗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开始移民到巴勒斯坦，移民主要来自波兰和俄罗斯。

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宣称“大英帝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国家”。12月，埃德蒙·艾伦比将军麾下的英国部队就占领了耶路撒冷。

1869年，浸信会的平信徒牧师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带领一批英国中产阶级游客走访耶路撒冷。当时，罪犯仍在雅法门被斩首示众。

“一战”结束后，犹太人立即重新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这次是迁往英国托管政府控制的区域——由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批准建立。托管政府友好、现代化而称职。第三次犹太人大迁移（1919~1923年）中有年轻的理想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从缺席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了边缘地带的土地，再

加上利用阿拉伯农民迁移之后空出的土地，建立了基布兹（kibbutzim）。第四次犹太人大迁移（1924-1929年）主要由中产商人组成，但这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所希望的。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第五次犹太人大迁移，这次主要由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组成，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不错的中产阶级背景。

不断增加的犹太移民引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对，他们开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寻求认同，而把巴勒斯坦不断增加的犹太人看成是对阿拉伯人利益的威胁。1921年和1929年这里爆发了反犹太复国主义暴乱，但犹太人仍旧继续向这里移民，特别是在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之后。1931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数量为174,000人，占到了总人口比重的17%；到1941年，其人口已经达到了474,000人，占到了总人口的30%。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越来越强烈，而英国托管政府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对待犹太移民的政策，最终导致了阿拉伯起义（1936-1939年），这一起义导致400名犹太人和200名英国士兵丧生。而托管政府采用暴力来镇压起义，造成5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死亡。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受到阿拉伯人的经济抵制之后，发展了他们的经济自给能力，比如在特拉维夫建立了独立的港口。然而，阿拉伯起义最后使得英国改变了态度——当时正在和德国打仗的英国非常需要阿拉伯的石油和政治支持，于是开始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正当欧洲犹太人在希特勒的迫害下越来越绝望时（1941年年底之前，纳粹允许犹太人离开，前提是能找到接纳他们的国家），通向巴勒斯坦的大门却砰然关闭了。甚至在“二战”结束后，英国仍禁止大屠杀幸存者去巴勒斯坦，这一行为引起了巴勒斯坦和美国犹太人的愤慨。试图越过封锁线的难民会被关押到塞浦路斯。

1947年，被“二战”耗尽力量的英国政府厌倦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联合国。在美国和苏联罕见的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两个分别属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独立国家，而耶路撒冷应置于“特殊国际政权”的管辖之下。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决议，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附近的阿拉伯国家表示拒绝。阿拉伯武装力量立即开始攻击犹太人目标。地下武装组织哈嘎那

（Haganah）领导巴勒斯坦犹太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交通运输，这一组织不久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IDF）。

英国人离开后，在1948年5月14日午夜，犹太人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而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军队随后入侵。“二战”期间在北非战场中赢得名望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Montgomery）称，以色列撑不过3周。但是令阿拉伯国家乃至全世界吃惊的是，65万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被打败，而是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地77%的领土（分割方案中为他们提供了56%）。约旦占领（并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并将这座古城里犹太区的居民驱逐出境。埃及控制了现在的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在英国托管时期的历史，通过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的《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One Palestine, Complete, 2001年）跃然纸上。

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虚拟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为犹太人回归故土并恢复其在以色列的领土主权而开展的民族运动”。《圣经》上所谓的“锡安”（Tziyon）既指犹太人在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亦指以色列地。

根据历史学家本雅明·诺伊贝格尔（Binyamin Neuberger）的说法，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在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席卷欧洲的大环境下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以色列地是犹太人的历史发源地，并相信居住于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是被流放的状态。

这个主题也出现在《以色列独立宣言》（Israe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48年）中：

“犹太民族是在以色列地上诞生的。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塑造；在

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经有自己的国家，创造了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并把永恒的《圣经》奉献给了世界。在被暴力驱逐出以色列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在那里重新获得政治自由，从没有停止过为此祈祷。”

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目标：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可以与捷克、匈牙利和法国等国家相比的——在世界上能够民族自决的民族国家；此外，也为了给作为个体的犹太人提供可以避开歧视和迫害的家园。

独立和大灾难

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为以色列带来了独立，成立了一个由大屠杀幸存者和从阿拉伯国家过来的犹太难民组成的国家，对逃离迫害的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终于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们。但是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1948年的战争被认为是大灾难（Al Nakba, Catastrophe）。

将近70万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区成了以色列的领土，他们在1948年年底被驱逐。这一冲突的影响不可估量，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和至今仍未解决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许多原因导致局势复杂化。犹太军队袭击城镇和村庄，迫击炮弹和狙击手迫使阿拉伯人离开了家乡。这样的残酷迫害发生在许多地方，如代尔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中，200多名村民被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杀害。恐吓和对死亡的恐惧使得其他人选择了离开，他们心里有个信念——总有一天能再回来。在1948年年底，超过80%的巴勒斯坦人成了难民。不久之后，以色列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在巴勒斯坦和国外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返回家乡。

以色列独立之后，贫困的犹太难民开始涌入，他们来自英国的塞浦路斯拘留营（由英国修建，用于阻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迁移）、战后的欧洲难民营（包括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幸存者）、后来被铁幕笼罩的国家（如保加利亚）以及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那里古老的犹太人社区已经成为反犹太人暴力打击的目标。在3年内，以色列的犹太人口翻了一倍还多。

在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激起了英雄主义的共鸣。保罗·纽曼（Paul Newman）主演了《出埃及记》（Exodus, 1960年）。电影改编自里昂·乌里斯（Leon Uris）的畅销书，讲述了一船非法犹太移民的故事。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在影片《血肉长城》（Cast a Giant Shadow, 1966年）中扮演一位参加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的美国英雄。

战争和恐怖主义

1967年春，阿拉伯各国，特别是埃及，开始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名义呼吁将巴勒斯坦的历史领土从他们眼中的以色列非法占领中解放。埃及总统伽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向以色列船舶（包括伊朗运输石油的船只，因为那时伊朗是以色列的盟友）关闭了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命令联合国维和部队从西奈半岛撤退，并向上千万阿拉伯世界的人发表演说。约旦和叙利亚在其与以色列的边境集结军队。恐惧的以色列人听到纳赛尔在5月3日宣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毁灭以色列”之后，猜测他们会不会遭遇“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命运。

6月6日，以色列率先攻击了其阿拉伯邻居，摧毁了他们的空军力量，之后又与叙利亚、埃及和约旦进行了3天的地面战争。整个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周，因此被称作“六日战争”（登录www.sixdaywar.co.uk了解以色列人眼中的这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从埃及手中夺取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从约旦手中夺取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

以色列人对这场战争的结果感到狂喜，许多人认为能获得这样的胜利除了神的帮助外没有别的解释。有的人将这场伟大的胜利看成是弥赛亚降临以开辟新的土地。这时，很少有以色列人能够意识到，在控制巴勒斯坦领土时，以色列在人口、政治和道德方面会遇到的困难。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在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这个犹太历法中最神圣的一天发动了出人意料的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旅行指南：随心游世界盲盒第一辑-迷踪》澳大利亚Lonely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64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